

QQ群:47148867



过年更想家

要过年了,这段时间不知为什么,我总是不自主地想家,想家里的点点滴滴。

离家已经13年了,毕业时一时兴起使我选择了远离家乡,像浮萍,飘荡在这陌生的城市,没有根,没有温暖,唯有对事业的追求。多少个夜晚,我孤寂难眠,多么渴望家里能有一盏灯光在等待,多么希望在凄冷的雨夜能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边,可这美好的愿望每年只能实现可数的几天。

忙忙碌碌这些年,心也渐渐地融入了这个城市,可不知为什么,就在我本命年的这一段时间,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家乡的一切——晚自习回家时妈妈在路口的期待,高考时瓢泼大雨中爸爸的雨伞,奶奶点着小脚看我学会骑自行车时的微笑,姐姐第一次发工资为我买的巧克力,同学们在冰封的湖面上的打闹嬉戏,清晨

部队起床的号声,还有那美味可口的烧饼、熏肉,这一切排着队在我脑海里闪现,回忆使我泪流满面。

想起每次从家里返回时,站台上母亲被风扬起的白发,想起父亲的叮咛嘱托。父母已经老了,他们心中纵有万般不舍却未曾说出口,这该是怎样的一种万般无奈,怎样的一种凄凄关怀!

我往家里打电话,妈妈说:“我和你爸买了好多红薯,做了你最爱吃的红薯干,你什么时候回来?”婆婆说:“你什么时候回来?咱们去照个全家福!”

我不知说什么好,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能回去。牵挂就像一根线,把我的心深深地扯向远方,我不知该如何表达这浓浓的牵挂,怕他们担心,也不敢把太多的想法表达。

离开家的这十几年,无论我走得有多远,妈妈的心始终在我身边,无论外面有多复杂,想起家我就不再害怕。今天,我任思绪飘荡,飞越千山,涉过万水,飞回老家,在梦里与家乡的亲人朋友团圆。千里之外,孑然一身,寄人篱下,为了理想或是梦想,胸中熊熊燃烧的求知欲望,早已融化了冰天的寒冷,穿越了茫茫的草原,想家,无论我在海角天涯。

家是根,家是魂,家是灵魂停泊的港湾。那里有年迈的父母,那里是生我养我的故土,那里有舍不了的情感。岁月流逝,光阴荏苒,回家的欲望和承诺不变,那是我岁末年首行走的唯一直线,成了我不变的定律和唯一的夙愿。

今年过年,我一定回家。
(洛阳市黄河桥劳教所 张文艳)

回家过年

第一次回家过年,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至今无法忘记。

我的老家在河北沙河,1981年,我来到向往已久的九朝古都洛阳,开始了异乡生活。来洛阳不久就逢春节,我背着单位发的10公斤大米和5公斤牛肉等,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
在火车站,买票的人像长龙一样向着售票窗口慢慢蠕动。为了节省力气,我把装有米和肉的提包放在地上,随着人流一点点向前挪动。好不容易买到了车票,又被人流推搡着来到候车大厅。

候车厅里人满为患,没有座位,也没有暖气。也许是思乡心切,我虽然身上感到很冷,但心里却充满燥热。我一会儿坐在自己的提包上,一会儿又站起来向进站口张望。坐立不安地熬了两个小时,晚上八点半,终于听到服务员吆喝进站的声音。顿时,候车室的人都站了起来,你喊我叫,一齐往剪票口拥去。

服务员一边大声吆喝着“站成两排,不许插队”,一边努力地维持秩序。人们一边嘈杂地招呼着同伴,一边剪票进站。

好不容易进了站,人们都急匆匆地向车厢奔去,性子急的则干脆飞跑起来。由于背着东西,我的速度没有别人快。等到了站台上,这趟过路车已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包围得水泄不通,人们拼命地往车厢里挤。刚才还在车下的人,一旦挤进了车厢,立刻就对后面的人喊:“挤啥挤,车上已经没地方了。”但车下的人毫不理会,继续往车上挤。

拽着车门的把手,在后面人流的推拥下,我终于挤进了车门,临时立足在车厢的连接处。等到列车员艰难地关闭车门,火车就鸣着汽笛开动了。

我费劲地向车厢里面张望,满眼都是陌生的面孔,再看看我的周围,全是拖家带口往家赶的人们。

午夜,兴奋的人们渐渐地有了困意。我也闭上眼睛,慢慢地进入梦乡。凌晨五点,车终于到了沙河车站,我艰难地挤到车厢门口下了车,一下子感到特别轻松和亲切。

回家过年是多少人的期盼,也是多少人的牵挂啊!在这以后,我虽然也曾多次回家过年,但都没有第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那么深刻,那么令我回味和怀念。

(涧西区 郑宗良)



感受年味

眼见已到腊月底了,在城市里还感受不到多少过年的味道,放寒假在家的儿子抱怨没意思。再看街上,过往行人好像也少了,好多店面开门很晚。心想,上班的人还要上班,离置办年货还早,而来城务工的人都辛苦了一年,回去过年与亲人团聚的迫切使他们已走了不少。

想想我小时候那浓浓的年味从腊八就开始了,便决定带儿子回乡下的老家麻屯镇去感受一下,我也好重温儿时的天真和快乐,让自己的心也增添一些过年的激情。

路上,老公给儿子唱我们小时候唱的儿歌:“腊八祭灶,年下快到,闺女要花,儿子要炮……”儿子瞪大眼睛听,对回老家过年的兴趣也浓烈了。

刚进入麻屯镇,鞭炮摊儿、对联

摊儿、水果摊儿、烟酒摊儿、肉类摊儿、蔬菜摊儿摆满了大街,过车都困难,人们大包小包地往家拉,乡亲们置办年货的热情十分高涨。还没进村,就听见劈啪的鞭炮声,那是放寒假的孩子们在嬉笑放炮。小区的院子里到处挂着洗好的床单、衣服,那是人们在大扫除。

婆婆高兴地拿出早已买好的瓜子、糖果、点心,说早把过年的东西买好了,嫂嫂也把腊肉做好了,只等着过年了。再去嫂嫂家看看,院子里宰好的土鸡正挂在那里晾着,还有那灌好的香肠。

农家小院,每天都在演绎着过年的故事,满足、快乐、盼望、等待,他们对未来的美好希望也感染了我,浓浓的年味儿在心里荡漾开来,新年就要到了,过年真好!

(西工区 董战景)

乐写春联

千门万户曈曈日,总把新桃换旧符。农历新年,家家户户贴春联,是必不可少的一件大事。

我的童年时代,那时市场上很少有印制的春联,春联都要靠人工书写。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,喜爱写毛笔字,能达到父亲书写水平的人,村里寥寥无几,因而每逢过年,大半个村子的家庭都会找我父亲写春联。从寒假的第一天开始,一直到除夕,无论白天和晚上,父亲都在为乡亲们写春联。

父亲写对联的时候,我会不离左右帮父亲裁纸、磨墨、拉纸。耳濡目染,我渐渐地对毛笔字也有了兴趣,10岁那年便在父亲的指导下练起了书法。到13岁那年,我就能开始执笔写春联了。再后来,由于春节前家里有许多事情需父亲做,写春联的任务便由我包揽下来了。

每年,我都要用一个小本子记下每家所需春联的数量,然后一家一家地写起,写好晾干后,用细线捆扎好,再写上户主的名字。十几天下来,一卷卷对联堆得如同金字塔似的,很壮观。春节那天,看着满大街都是我书写的春联,再听着乡亲们啧啧的赞美声,一切劳累都抛到脑后,心里甭提有多美了。

自从离开老家到城里工作,20多年来很难有机会回老家给乡亲们写春联,但每年写春联的习惯从未停止过。现在款式各异的春联随处可以买到,可细细品来,还是手写的春联最有过年的味道。

每年一进入农历腊月,我的办公室便成了同事们聚集最多的地方,为大家写春联也成了我最主要的工作,一副副对联写下来,办公室的地上总被红彤彤的春联占据,整个房间都被映得火红起来,充满了喜庆气氛。

才闻兔岁凯旋曲,又唱龙年祝福歌。窗外孩子们燃放的爆竹声,勾起了我对家乡的思念,好想再回到老家为乡亲们写春联,送上我的真诚祝福。

(吉利区 张建强)